




李顺行 著

柳家姐妹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柳家姐妹

李顺行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家姐妹 / 李顺行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
2011.5

ISBN 978 - 7 - 80680 - 978 - 5

I. ①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7522 号

柳家姐妹

作 者 李顺行
责任编辑 姚鸿文 李 玫
整体设计 九 歌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337千字
印 张 19.25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
2012年5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680 - 978 - 5
定 价 3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101118

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
西风烈·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

主 办：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

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

承 办：太白文艺出版社

编委会：

主 任：胡 悦

副主任：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

委 员：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

评审委员会：

主 任：陈忠实 贾平凹

委 员：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

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

題西風烈士書
陝軍集結
再創輝煌

庚寅夏

平凹



■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



一

公元二00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，平静安稳了三十多年的关中平原，突然活动了活动它那厚重雄健的躯体，很有节制地把坐落在自己怀抱的，偌大个西安城轻轻摇晃了几下。仅仅就是这么毫不经意地几下摇晃，使得城里数百万之众的男女老少着实慌乱了一段时间。

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时，失火似的从屋子丁零当啷逃户外。仅仅就几秒钟时间，黑压压的人群就把楼前屋后、小区空地、花园广场、马路街道，塞得满满当当。一个个惊魂未定，焦躁不安，吵吵喳喳。有的呼喊亲友，有的联系着远方家人，有的诉说着恐怖经历，有的谈论着奇闻轶事，有的打听地震消息，还有许多人一脸的恐惧和无奈，惴惴不安就地转圈，焦急地等待着官方安民告示。

这个时候，西木头市春月餐馆的女老板柳春月，在惊若鸟雀的服务员簇拥下，站在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来回张望。当发现丈夫宋仁厚，迟迟不见出来，就向餐馆打雷似的吼了一嗓子：“瓷瓷货，不赶快出来，是不是想当塌死鬼呢！”吼完，还没见出来，又吼：“耳朵是不是塞驴毛了！”这个时候，满脸和善的宋仁厚，穿着白大褂，佝偻着瘦高身材，搓着手上污垢，从人堆里挤到她面前，慢腾腾地不以为然地眯缝着小眼睛说：“你们只顾逃命呢，不关煤气总不行吧！”春月劈头盖脸又是一阵猛吼：“死到临头还按不来轻重，是逃命重要，还是关煤气重要！”宋仁厚知道她是好心，不想和她计较，头点得像鸡捣米，连连说：“就算逃命重要还不行嘛！就算逃命重要还不行嘛！”

柳春月看上去不到四十岁，个头高挑，浓眉大眼，皮肤白皙。着银灰色西服套裙，挎女式长带小坤包，在高跟鞋的支撑下，越发显得有个头。看见宋仁厚来到面前，终于放下心来。这才一手叉腰，一手举手机，原地不停地转圈，火急火燎地忙着给城里姊妹们打电话问情况。第一个电话肯定是打给五妹满月的。可是无论怎么拨，手机一直占线，说啥就是拨不通，无奈只好挂断手机。谁知道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就有电话打进来。看见是满月的电话，这才想起，原来五妹正忙

着给自己打电话呢。激动得没有接通电话，就已经泪光闪闪了。刚按下接听键，就听见满月通过电话埋怨上了：“没看现在是啥时候，老想着关心人家呢，也没说把自己看重一点！”春月说：“还说我呢，你没关心人家，咱俩咋能弄下牛顶杠的事情？”满月说：“假如你要算人家的话，我在这世界上就没有亲人了！”说着声音有点颤抖。春月擦去眼角泪花，吸了吸鼻子说：“你的啥心我都不操，因为你忙着生意呢，这一阵不可能睡大觉。我就害怕你只顾挣钱不顾死活，这几天无论如何把生意停下来，在外边避一避，等这一阵子过去了，再挣钱来得及！”满月说：“别只顾操心我们……”没等满月说完，春月又说：“现在不是说闲话的时候，只要你好着就行了，我还要急着给你四姐打电话呢！”说着很快挂断手机。

春月说的没错，她之所以先给满月打电话，因为在姊妹排行中，数她年龄最小，加上父母离世早，根本没拿她当姊妹看，而是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有啥重要事情，总要先考虑到她。假若要论轻重缓急的话，最应该先打电话的是四妹冬月了。因为冬月一直待业在家，丈夫又去世不久，万一这一阵儿睡不醒咋办？更为重要的是，亡夫的儿子陈振江对冬月紧追不舍，冬月说啥就是不同意，所以一直为四妹的处境牵肠挂肚。

此时此刻，冬月正在曲江高档别墅区，和业主们聚集在入区花园躲避地震呢。听见手机响，看是大姐的电话，赶紧捂上耳朵，说：“大姐，我好着哩，你不用操心！”春月在电话里说：“说了个轻松，你那瞌睡多，我害怕万一睡不醒，出了事情咋办？”冬月说：“看你说得可怕的，要出事早出了，现在打电话哪来得及？要我说，你谁的心都别操，安心做你的生意，我敢保证西安不是震中，绝对不会遭遇灭顶之灾！”春月说：“你一个女人家懂个啥，大自然是千变万化的，思想有个准备还是好。别一天到晚，干啥事老是二不挂五！……”冬月没等大姐说完就抢了话茬：“别看不起人好不好，况且和我一块躲地震的这些人，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看法！”春月说：“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，反正你绝对不能马马虎虎！”冬月无奈地说：“行行行，坚决服从命令还不行吗？”接着又感慨道，“要说还多亏这地震……”话刚出口就知道说漏了嘴，赶快改口道，“地震总算给你提供了打电话的机会，要不然，你老是婆婆妈妈的，我们不烦才怪呢！”春月脑子多机警的，就是没有事情，还要牵肠挂肚的，还不要说出现了这么大的纰漏，她会信你瞎编！于是问：“陈振江是不是又回来给你摊牌了？”冬月赶快说：“又在瞎猜什么，现在不是说闲话的时候，赶紧给我二姐打电话吧，小心她那里出啥事情！”说完赶快挂断手机。

由于冬月措施果断，终于终止了大姐没完没了的追问，不由得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她的体格长相，酷似大姐春月，有所区别的是，比大姐丰满，比大姐稍高，比大姐白嫩。这时候，花园里的人群慢慢稀疏下来，议论声也没有刚才那么嘈杂。她收起手机准备回别墅，刚刚迈

开步子，又停了下来。一想起刚才亡夫的儿子陈振江，在家里死缠活缠的情景，便打消了回去的念头，不得不信马由缰地在小区散起步来。

这个别墅小区，能够供给业主们休闲散步的，一共有三个地方。一个是入区花园。顾名思义，在小区的正门里，呈圆形布局。从外到里依次是风景林、雕塑群和小品带，繁简适中，点到为止。比如小品带，分布着二龙戏珠，鲤鱼跳龙门等小制作，栩栩如生，姿态各异。圆心是一组喷泉，喷玉溅珠，哗哗作响。另一个是游泳池附近。游泳池位于小区西南角，旁边有一片松树林。游泳池周围，点缀着小桥流水、凉棚花架和石凳阳伞木躺椅等。松树林里小路如织，曲里拐弯。还有一个是中心花园。说白了就是一条人工河流，像条白蟒蛇似的，从小区的西北角，经过一路曲折蜿蜒，一直流到小区东南角。基本上覆盖了小区的住户，而且很巧妙地避免了和那两个散步点的重合。这里很有特点的是，均匀分布在人造河两岸的四个休闲区。露天浴池区在人工河的上游，中心是一根又粗又矮的温泉树，热气蒸腾的泉水汨汨流淌，周围一圈是沐浴池，泉水发绿，清澈见底；顺流而下，踩过散落在河底梳理着河水的一排星星点点的大顽石，再过一条马路便是购物消遣区，这里既有古典的亭台楼榭，又有现代的拉膜凉棚，是购物餐饮纳凉消遣的好去处；穿过小桥流水，拐个S型大弯儿，走不多远，就是花美草绿，水清林丰的游乐健身区。儿童游乐器械和成人健身器材，置身在花草树木之中，鸟语花香，自然幽雅。河的尽头是亲水活动区，设计者故意在这里搞了个人工湖，面积很大，水也较深，名曰郁金香湖。沿湖边的浅水区是用美国防水松木做的亲水平台，紧挨平台的一圈莲花带，睡莲闪烁在团团碧叶间，叶翠花红，婉约娇美。湖中心是深水区，曲曲折折的回廊穿湖而过，廊上有亭有阁，有凳有桌。

冬月思考了片刻，还像平时一样，走进中心花园，优哉游哉地转悠着。转着转着，来到了郁金香亲水区，在木条铺就的亲水平台上逗留了一会儿，又登上横穿湖心的S型回廊。在湖心亭驻足观望。望着望着，忽然想到了前夫的儿子陈振江。当时自己还没有和他爸结婚的时候，背过他爸，总想和她谈情说爱；和他爸结婚以后，虽然没有向她示好，但只字不提续弦的事情。今年年初他爸因心脏衰竭一命呜呼，陈振江不顾重孝在身，悲情在心，为了把她追到手，加大了力度，加快了步伐。本来他爸在世时，回来看望的次数相当有限，自从给他爸办完后事，一有机会就往别墅跑。刚刚地震前，陈振江和她争得面红耳赤，多亏来了地震，只好不欢而散。

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已经离开郁金香湖，来到了自己居住的那座别墅前。抬头看了看，这座平时熟视无睹的别墅，今天看来别有一番滋味。外形和内装修，处处透露着浓烈的欧式风情。外形被乳白色的水泥构件和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勾勒得简洁明快。家庭温泉，活水鱼池，各种灯饰，建筑小品，奇花异草，将家庭花园装点得高档名贵。再加

上那黑色的欧式铁艺栅栏和别样名贵的门头，整个别墅给人的印象，既有“侯门深似海”的威严，又有“相府美如锦”的富贵。

· 猛然间，从卧室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她连想都没有想，便加快脚步，往楼上卧室赶。来到卧室傻眼了，原来陈振江坐在卧室，正笑眯眯看着她。

冬月看电话铃声停了，脸色沉了下来，问：“你接了我的电话？”陈振江还是嬉皮笑脸，但态度很诚恳地说：“根本没人给你打电话！”冬月说：“胡说！我刚才明明听见电话铃声响了好长时间，怎么能说没有人打电话呢？咱俩是有事在，如果偷听我的电话，或者在电话上做什么文章，就有些不道德了。”陈振江说：“你对这个电话如此计较，是不是和谁有约会呢？”冬月说：“别疑神疑鬼好不好，本人走得端行得正，根本不会有拿不上桌面的事情，我是害怕我姊妹来电话操心。”“嘿嘿嘿！”陈振江仍然很认真地说，“我疑神疑鬼还是你疑神疑鬼，就因为我向你求爱，就怀疑我在电话上做手脚，是不是有点小瞧人了？”冬月说：“这就怪了，难道我耳朵不管用了？”陈振江说：“你以为呢，猴子也有打盹的时候呢！”冬月说：“你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吧？”陈振江点了点头。冬月说：“你说实话，我卧室这电话到底响没响过？”陈振江这才笑着说：“响是响过，但不是别人打来的，是我关心你的！”冬月说：“又在胡说，你已经在卧室了，还给我打的哪门子电话？”陈振江笑着说：“不然你能这么快回到卧室来？”冬月说：“原来你给我搞的是恶作剧哇！”

陈振江不否定也不肯定，站起来走到饮水机前，给冬月续了水，双手递到面前说：“先压压惊再说。”冬月很勉强地接过水杯，放在茶几上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说：“你既然愿意好好跟我说，我也愿意好好跟你说。现在地震这么厉害的，你们公司肯定乱哄哄的，赶快回去招呼招呼，别在这里耽搁时间，我还想去客厅看地震新闻呢！”陈振江坐回原处，很诚恳地说：“你让我赶回公司是对的，我为什么用电话铃声把你叫回来，就是想抓紧时间和你说说，然后再回公司去。现在之所以不急着回去，因为我已经用电话安排过了，你完全不用操这个心。你想看电视关心抗震救灾，我也想看电视关心抗震救灾，要不然咱俩到客厅边看边说怎么样？”冬月说：“你既然是这个意思，那我今天打开窗子说亮话，如果没有你爸这层关系，咱俩这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，今后连想都不要想！”陈振江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你这种理由，完全没有说服力嘛。那你说说，你和我爸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我多次向你求爱，为什么一直不答应？”冬月说：“问我还不如问你自己，这只能说明，在追求女人上，你和你爸的差距，还不是一星半点！”冬月这一说，陈振江有点脸红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冬月觉得自己说话有点太冲，赶快给他下台阶说：“就说到这里吧，时间不早了，公司还有事等着你，我看一会儿电视，还要和司机王师接晨晨去。”



陈振江这才说：“疙瘩不解不开，是非不说不明。时间再紧，也不在这一会儿工夫。我始终认为，除血缘近亲以外，爱情无国界，无族界，无年龄限制，无长幼之别，无门户之扰，无贫贱之分，只要两情相悦，有情人必成眷属！你是我爸的妻子不错，但是我爸已经故去了，这个理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！再说，封建社会讲三纲五常，那应该是很保守的了，就是这样，皇上都能娶活着儿子的媳妇为妃，咱这才算个什么事情！”

冬月说：“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承认，但是，我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它。就说个小小的事情，你说我怎么去面对？晨晨现在叫我奶奶，将来怎么能改口叫妈妈？”陈振江说：“前边能改，后边照样能改！”冬月说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陈振江说：“你刚来到这个家，晨晨叫你什么来？”冬月一下脸红了。陈振江接着说：“能把叫姨改成叫奶，就能把叫奶改成叫妈！”冬月振振有词：“原来没结婚，叫啥不叫啥，是胡叫冒答应，不会有啥讲究。一旦结了婚，就不能胡叫冒答应了，该叫啥就得叫啥，咋改也没有别人说的啥。现在咱们是一家人，辈分早已排定，叫啥天经地义，再要改来改去，就有些不伦不类了！”陈振江有点着急：“我就想不通，你当年都有勇气嫁我爸，为什么现在嫁我，就这么畏首畏尾的！”冬月说：“当年那不叫勇气，说得好听了，是本人的命运，说得不好听了，是一种无奈！至于现在为什么不能嫁你，因为嫁你爸我已经后悔得不像啥了，如果再要嫁你，那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活不活人了！”

陈振江说：“不管命运也好，无奈也好，你到我家来，是你自己找上门的，可不是我爸强迫你的，这一点你能否认了？”冬月说：“我怎么会否认呢，不是我自揭家丑，我承认自己小时候，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，一心向往城市生活，讲吃讲穿讲打扮。自己没有钱就写信打电话，给在西安做生意的大姐死缠硬要。凑凑合合高中毕业，就成了无业游民。大姐要我在她餐馆干小工，我才不愿意干那种苦差事，所以一直在老家游手好闲。”陈振江说：“现在想起来也就是怪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别人家，怎么就偏偏来到了我们家？”冬月说：“还不是因为我大姐嘛，她打听到你家要请保姆，特别是听说你爸是个厅级离休干部，你妈过世早，自己名下有存款若干，有一套四室一厅房子。因为你媳妇车祸身亡，老人家住着豪华大别墅，还配了专车和司机，专门接送孙子上幼儿园，当时就替我拿了主意。加上我对大干部、高档别墅和小轿车很感兴趣，就这样阴差阳错进了你家门。”陈振江说：“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进了一家门，就成一家人！”冬月说：“你要这么说，说明你早就没安好心。我到你家不长时间，你就不停地给我献殷勤，我就不明白，难道你就没感觉到你爸对我早有意思了？”陈振江说：“这我怎么就看得出来呢，你在我家干了一段时间，我爸对你相当满意，委托过去的老下级，又是给你安排工作、又是办理西安户口。并且许诺说，如果再能把他伺候到老，还要把存款和那套住房赠给你。我当时以为他是想让

你养老，还很纳闷，难道老人家对我们姊妹还不放心？没想到养老只是个幌子，他的真正目的是想娶你为妻。我到现在还想不通，你这个黄花闺女，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会因为这些条件，很快就看上我爸，不久还真的成为夫妻呢？”

冬月说：“你想不通，我也想不通，老爷子当时这么做，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意见？”陈振江说：“你指哪一方面？”冬月说：“存款和房子！”陈振江说：“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会在乎这些吗？再说，我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与我爸的支持是分不开的，所以只要他老人家高兴，我是不会阻拦的！”冬月说：“要是指感情呢？”陈振江说：“那就另当别论了，但是有看法也没办法，人家毕竟是我的父亲嘛！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说说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吧？”冬月说：“难道这很重要嘛？”陈振江说：“当然重要，你没听人说，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嘛！”冬月说：“由此看来，你果然居心不良！实话给你说，如果不是我大姐让我姊妹坚决改变农民身份，我就不可能到你家当保姆！如果不是我大姐用她同学嫁美国老人的例子启发我，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嫁你爸的！说来说去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涉世不深，经验不足，我这黄花闺女嫁你爸昏头了！”陈振江说：“别那么激动好不好，我想知道的是，你当时究竟是怎么下这个决心的，谁要你讲那些大道理干啥！”冬月这才心平气和地说：“说实话，我当时倒没有啥，倒是大姐感到很为难。她当初之所以让我到你们家当保姆，就是想以心换心，让你爸给我找个正式工作，办个西安户口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不同意吧，这些优厚条件完全符合她要我当城市人的想法，并且认为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！同意吧，你爸毕竟是日薄西山，我年轻轻儿当寡妇咋办！两难之间，她害怕落埋怨，问我和你爸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？我以为说的是彼此印象，就说我俩关系不是一般的融洽。大姐误以为我俩已经同居，当时就拿定主意说，等转了户口，上了班，拿到赠予文书，马上结婚！从那以后，我虽然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，但心理上一直堵得慌，老是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。”陈振江说：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，既然图了鱼，就得舍掉熊掌，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！”冬月说：“就因为没有兼得的意思，我才会对你是这种态度！”

陈振江说：“照这么说，咱俩就陌同路人了。”冬月说：“陌同路人不陌同路人，就要看你态度了。”陈振江说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冬月说：“你愿意认这个亲了，咱这关系可以继续维持，不愿意认这个亲了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！”陈振江说：“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，真的要各走一边的话，你就得搬出别墅了，那存款和房子也得重新说说了。”“说也是白说，我手里有法律文件呢！”冬月说，“既然你把话说到这里，那是这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把那套房子收拾收拾，等我搬过去再打官司。”陈振江害怕把事情弄僵，没有挽回的余地，赶快改口说：“我知道有法律文件呢，故意跟你开个玩笑，那么较真干什么？……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司机王师拿着车钥匙出了别墅，

顺便朝楼上喊了一嗓子：“冬月，今天不同往常，赶快下来，得提前去接晨晨！”冬月顺便给陈振江说：“要不今天你去接晨晨？”“还是你去，还是你去！”陈振江说，“不过我要给你说明，我对你可是铁了心的，最近，有人给我介绍过什么硕士博士，把照片都给我拿来了，我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就给人家推了回去。”说完，陈振江夹着手包拔腿就走。

二

春月看冬月挂掉电话，因为情况紧急，也不打算刨根问底。接着马上拨通二妹夏月的电话。电话里很快传来“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SORRY！”的语音提示。她仍然不死心以为自己调错了号码，于是瞅准按稳再次调出号码，又使劲按了一下呼叫键，没料想传来的还是关机的语音提示。就这还是心不死，心想，人们都吵成这个样子，她就是睡得再死，这会儿也该醒来了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开机了。很快又摁了重拨键，结果还是手机没开。万般无奈，又拨通家里座机，只听电话响，就是没人接。这一次心里彻底毛了，只好拨通了夏月丈夫雷成功的手机。

雷成功看是姐姐的电话，知道大事不好，赶快说：“姐姐，你们那里震感强不强，你和姐夫孩子都好吧？……”春月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狂轰滥炸：“这一阵儿别在我面前装好卖乖，你一家子只要活得旺旺的就行了，还管这些姊妹们死活干啥？如果不是我不停地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两口要是能打电话过来，才出怪事呢！”雷成功说：“姐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嘛，火气咋这么大的？”春月说：“地震这么大的事情能算小事情，你还想让发生多大的事情吗？我刚从餐馆跑出来，首先想到的是妹子妹夫，结果，三番五次给夏月打电话，手机一直不开。急得我没办法，又打家里座机，还是没人接，你说我心急不急！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，夏月现在到底怎么样？”

雷成功感到很委屈，但是仍然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姐姐，说实话，从地震到现在，我还没有顾上给任何人打电话，包括夏月，也包括我爸我妈和孩子！我们集团所属的学院，有近万名学生呢，一发生地震，大家就乱作一团，我害怕发生伤亡事故，就和集团领导一起，深入到各学院，分片包干，组织各学院领导和各班主任，把大家集中在操场上，一个班一个班，检查人数，稳定情绪。把学生集合起来后，才知道是四川汶川发生了7.8级大地震，咱们这里只是余震。但是到底还有没有余震，会有多大级别的余震，谁心里也没底。所以一直没敢让学生娃进教室。刚说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，你的电话就来了，还没等我说完话，你脾气先发得不行。话说回来，你能发这么大的脾气，说明心里还牵挂着我们。算了，啥话不说了。让我赶紧给夏月打电

话，让她好好给你承认错误！”

夏月接到丈夫的电话，吓得吐了一下舌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地震那时候，我正在睡午觉呢，睡着睡着，好像有人推了我一把，我还以为你上班去呀，让我起来一块走呢。结果醒来才想起，你今天中午有应酬不回来。我洗完脸，穿好衣服，走出楼门，才发现楼底下到处挤满了人。从他们议论中我才知道发生了地震。这个时候，我看到多数人不是打电话就是接电话，才想起要给你和姐姐打电话。结果掏出手机一看傻眼了，原来手机一直没开机嘛！打开手机一看，姐姐和冬月满月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。我赶快就给姐姐打电话，姐姐电话一直占着线。又给你打，也是电话忙得不可开交。这刚说给冬月满月打电话，你的电话就来了。啥话不说了，让我赶快给姐姐‘赔罪’吧！”

刚才还嘈嘈杂杂的街道，慢慢平静下来，街道上水泄不通的人群渐渐散去。春月和雷成功通完电话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宋仁厚和服务员往餐馆走。一进餐馆，就来了精神头，立即吩咐宋仁厚：“瓷瓷货，给你说话呢，这几天，那些住高楼大厦的市民，一时半会儿不敢回家，加上来来往往的游客，一个个站在街道上没着没落的，赶快叫服务员把电视机朝外搬，把餐桌餐椅朝露天地摆，大家伙想看电视看电视，想吃饭吃饭，想歇脚歇脚，免费把茶水管饱。”宋仁厚说：“让大家伙看电视，吃饭，这都没说的，让占着座位不掏钱喝茶骗闲传，那生意咋做？”春月说：“你这脑子到啥时候都不开窍，没看现在是啥时候，咱们平时摊上时间花着钱，到处烧香磕头上布施，做梦都想积德行善，现在积德行善的机会来了，你可缩头缩脑的。我今天算把你看透了，你原来是个口是心非的假善人！”宋仁厚不以为然，摆了摆手，说：“要说行善，我也不是落后之人！不然，这么多年，你把咱家的积蓄填还了你娘家，还不要说人来客去，这个白吃，那个白住，有的还连吃带拿，花多花少，我放过屁没有？你说句实话，像我这么皮张厚的人，是不是现在很难找了？”春月说：“不是难找，而是根本就找不到，因为中国不出外国不造嘛！”宋仁厚说：“跟你这号不讲理的货，就没办法说！”春月说：“不讲理早有年头了，现在才知道？”宋仁厚知道拿春月没办法，故意给自己下台阶说，“娃娃们，积德行善的机会到了，手放残火，脚放麻利，说干就干！”

正说着，夏月给春月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给你承认错误！地震的时候，我正在睡大觉，啥啥情况都不知道。可能是地震把我摇醒之后，走到楼下才发现手机没开。这个时候，已经迟得不像啥了。这事全怪我，没有人家成功一点责任！成功不光没顾上给你打电话，也没顾上给他父母和我打电话。你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别把这事情往心里去。”春月说：“我是一时着急，胡蹶乱骂呢。其实，人家成功根本没有错，不但没有错，而且还有功！你没想想，那么多学生娃在他那里上学呢，他能尽心尽力保证娃娃的安全，要稳定多少父母的心呢！今天我确实冤枉了人家，有机会我一定给人家道



歉。”夏月说：“你别说这话了，只要你心里明白，他就谢天谢地了。”春月说：“既然你知道顾全我的面子，那就先把我的意思给他说一下。等见了面，我再给人家道歉。”夏月说：“姐姐，你还没老嘛，咋这么啰唆的。”春月说：“不说成功了，还得说你，成功没有错，不一定你就没有错！我总说你比满月冬月年龄大，干啥事比较稳当，结果地震以后，就先给满月冬月打电话，怕她俩一个挣钱不要命，一个没事打瞌睡，谁知道刚好是个反反，人家满月不但自己知道保命，还知道打电话关心我。冬月下来最早不说，而且手机一直开着，叫人省了多少心，倒是你让我着了一阵子急。”夏月说：“人有三年旺，神鬼不敢撞。我命大着呢，你不用操那么多心！”春月说：“胡说，干什么事情，都得小心为先。我现在正式给你说，这次地震千万不敢粗心大意，刚才传的闲话可多了，有些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。不管这些消息确实不确实，操上心总比啥心不操好得多。”

这时候，夏月以为姐姐把话说完了，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准备结束这次通话。春月一下火了，说：“咋，害怕多花你的电话费！”夏月赶紧说：“姐姐，你看你说的那话，我觉得问了你平安，又给你报了平安，目的就达到了，再啰唆就会耽搁你的生意，所以才想挂断电话的。”春月说：“那我问你，咱俩平安了，能不能代表全家人都平安了？”夏月说：“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吗？”春月说：“你给我打完电话，还准备给谁打？”夏月说：“给满月和冬月打了，再给我儿子打，顺便也问候问候成功父母，毕竟儿子一直放在那里。”春月说：“给她们打完，还准备给谁打？”夏月说：“给她们打完，就没有自家人了，还用得着给谁打？”春月说：“那秋月算不算自家人？”夏月说：“她在老家呢，那里又没有高楼大厦，会有什么问题？”春月说：“我说你是个大爷，嘴还犟得不行！宝鸡、汉中一带出了那么多事情，咱那里往西和宝鸡交着界，往南跟汉中只隔一条河，谁敢保证不出一点问题？”夏月说：“那你打过了吗？”春月说：“我要打过去问你干啥？”夏月说：“你是老大都不打，却把我批评来批评去！”春月说：“嗯，要在当面的话，我真想抽你两耳光！她们结婚我都没去，到现在连嘴都不招，让我咋打？”夏月说：“自己亲亲的妹子嘛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还结那么大的仇气干啥？”春月说：“你说了个轻松，这不是结仇不结仇的问题！你知道我这个当老大的，今生的目标是啥？父母过世的时候，我发誓要为他们争个一口气，一定把咱姊妹们从农村带到城市，由农民变成市民，真真正正过上城里人日子。可是秋月倒好，放着有城市户口，正式工作和拿财政工资的不找，却要一心去跟靳致水那个农村孩子的娃娃头，你有啥办法！”夏月说：“你这话说过一万遍了，听得我耳朵早起老茧了。”春月说：“所以，想让我跟秋月说话，等下一辈子吧！”夏月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何必管她出事不出事呢？”春月说：“秋月马上就要临产了，知道不知道，我知道你心硬不管事，反正我是放不下这条心！”夏月说：“既然你对她心事这么重的，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，顺坡下驴

呢！”

春月哇一声哭了，难过地说：“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她那种绝情的做法，简直就是用刀子捅我心嘛！”夏月见春月哭得很伤心，只好说：“算了不说了，好歹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说了也没多大用处，只能让人白生气。再说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你赶快说，是让我打嘛，还是你自己打，一刀子两半截，放干脆些！”春月说：“我还不干脆，一开始就让你打，你就是扭扭捏捏不答应嘛，我有啥办法！”夏月说：“别冤枉人好不好，我是看你和秋月这么长时间不说话，想借着这件事让你们和解呢，没料想好心还让你误会了。”春月说：“是我把你误会了，还是你说话没大小？”夏月说：“我怎么说话没大小？”春月说：“要和解不是不可以，但是，无论从哪头说，都应当是秋月先给我打。如果她打了，我要是不理她，你再来数落，我连屁都不放！”夏月说：“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秋月日子紧得八股拧绳呢，哪来的钱打电话？”春月说：“紧不紧是她自找的，怪得了别人什么！话再说回来，就是再紧，不可能连一分钟电话打不起？”夏月说：“没想到姐姐架子这么大，既然是这意思，就明说嘛，还要假惺惺地装作关心别人的样子，是不是有点太城里人了？”春月说：“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，只说秋月这电话，你到底打不打？”夏月听春月口气不对，赶快说：“秋月这电话不但要打，而且是马上就打，不但要问她们一家平安，还要让她马上给你回电话，这样总该可以了吧？”春月这才无话可说。

宋仁厚按照春月的吩咐，指挥服务员给餐馆门前，放好电视，摆好桌椅。很快，看电视的里三层外三层，吃饭的喝茶的坐满了餐桌。生意好不容易走上正轨，他这才端起茶杯，摆着头吹开上面的浮茶，然后极快地呷了一口。正当他品着茶味的时候，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。噙着茶水摆着头寻思来寻思去，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无意中望了一眼打电话的春月，才发现她电话已经打完了，这阵儿正在低着头抹眼泪。一下子恍然大悟，原来，猛一下没有了春月打电话的声音，自己反倒有点不适应了！这才赶快咽下口里的茶水，走上前问：“咋，电话会议终于开完了？”春月擦了眼泪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是说话呢，还是放屁呢？人家说正经事呢，砸啥洋炮？”宋仁厚说：“正经事？不就是问个平安嘛，能有个啥正经事，还把你难过得，眼泪一把，鼻涕一把的！”春月顺便坐在身边一个空位上说：“把你瓷瓷货一点没白叫，秋月快要临产了，又遇上这么大的地震，你说这是不是正经事？”宋仁厚把茶杯放在餐桌上，也坐下说：“这一阵儿想起秋月了，早弄啥去来，自己亲亲的妹子，婚都结了一年多了，眼看娃都快出世了，还跟人家结那么大的仇气，像不像话？”春月说：“把你换成我，就她那恶劣表现，你能咽下这口气？”

宋仁厚说：“你认为秋月表现恶劣，秋月还认为你做法过分！人家高中毕业，和一个同班同学来往密切。你得到消息后，立即赶回原籍，三下五除二，就将人家拆散了。后来把她带回西安，到餐馆学



徒，坚决要她与农村一刀两断。结果，她不是消极怠工，就是装病休息。你以为是失恋提不起精神，我觉得是不想廉价给咱打工。你二话没说，自己找门面，自己出资，自己置办家具，自己开张试业，很快一个卖肉夹馍的摊点，就对外正式营业了。刚开始一个月还可以，卖着卖着就出现了亏损，后来连本钱都包不住，再后来不得不关门停业。”

春月说：“实在没办法，我只好让她回老家暂时调整调整再说。谁能想到人家回去以后，情绪没有得到调整不说，反而调整出了个名字叫靳致水的恋爱对象。靳致水也是的，上大学期间，班主任就把亲侄女、县委书记的女儿介绍给他，毕业后又分配到县级机关工作，这是多好的事情！偏不偏在这个时候，咱们的韩老师，拄着拐杖找到他家，流着泪说他患了癌症，没有多少年活头了。希望他能辞去县上的工作，回到破庙里给孩子们教学，不然这些娃就无学可上了。谁知道致水这瓜瓜娃，竟然把韩老师的话当圣旨一样！”宋仁厚说：“别说人家致水了，放到你和我也一样，谁敢把韩老师的话不当话？”春月说：“你这话没说错，但是也要看啥情况呢，这事情关系到他的前途命运，就是天王老子的话也不能听！”

宋仁厚说：“这就说明你当时对靳致水还不是太了解，人家能答应韩老师，有人家的理由。你没想嘛，他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要不是韩老师当年主动放弃高考，愿意留在破庙里教他，他哪里可能有今天。同样的道理，为了使山里的孩子能学到知识，将来有个光明的前程，他不牺牲自己牺牲谁。后来，女朋友母亲知道这件事，硬是让女儿和他一刀两断，就这他还始终不为所动！”春月说：“光怪人家致水也不公道，也怪咱秋月太贱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秋月还认为她俩是真正的志同道合！”宋仁厚说：“志同道合有个屁用，就是志同道合的立方，也招不住你棒打鸳鸯！”

春月说：“你说对了，我知道这件事后，又急急火火赶回原籍。破口大骂，一个老师一年能教出一个娃走出山区，成绩就不小了。靳老师已经把自己搭进去就算了，你再把自已搭进去，就有些得不偿失了。再说，靳老师是个单身，在山里是抢手货，你是有条件走出山区的人，为啥要回来抢山里姑娘的好事呢！结果可想而知，又一次把他俩拆散了。”宋仁厚说：“你当时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我咋挡挡不住，夏月有看法不敢公开说出来，冬月认为你是干涉婚姻自由不近情理，满月年龄小，根本就不过问这事情。”春月说：“把你们几个砖头烟锅，我根本就往心里去！多亏我吸取了上次教训，这次在给秋月开卖馍摊子的同时，又物色了一个城里对象。恰巧在这个当口，秋月同学又介绍了一个硕士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理所当然迁就了她。谁知道人家为了和硕士恋爱，竟然又一次关掉了卖馍摊子。后来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不断有好消息传来。一会儿说硕士分到房子了，一会儿说硕士给她买了订婚戒指，一会儿说要去硕士家认门。”

宋仁厚说：“我当时一再提醒你，小心上当。你还不以为然，说

什么，她娃再胆大，还敢给我造谎，结果怎样？”春月说：“我面上把你话没当事，实际上不得不多多个心眼。为了把她拴在西安，想重新启动卖馍摊子。谁知秋月脾气大发，人家知道我在公司上班呢，你这么做不是故意拆我台吗！时间拖了一年多，当我把所有嫁妆准备停当，就要给秋月和硕士办婚事时，才知道秋月这些动作，完全是给我打的烟幕弹！她不想做生意，不想和我推荐的人谈对象，故意说和硕士谈得很好，都是为了遮掩她和靳致水陈仓暗度。为了表示志在必得的决心，竟然说她怀上了靳致水的骨肉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如晴天霹雳，浑身打战，四肢抽搐，差点把我没气死！”宋仁厚说：“好在家里人手齐全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春月说：“我醒来后，像发疯一样，边哭边诉：我这大半辈子，见过多少不争气的，也没见过这么不争气的。城市的光明大道她不走，要走山沟里那独木桥。放着国家硕士她不跟，要跟破庙里的娃娃头。我要她走出农村，她偏偏要扎根农村。我要她揭掉身上那张农民皮，她偏偏要把它再披上。不知道眼睛叫杈齿戳了，还是脑子叫狗吃了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气得她抓起宋仁厚的茶杯，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茶水。宋仁厚说：“小心把人呛着了，喝慢点，没人跟你抢！”

春月接着说：“我实在想不通，我是为了秋月着想，结果没人支持我，都在为秋月说话。夏月抱着我泪流满面，一再劝我，人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，你再伤心有啥用？她既然不要你管，你就别管了。不然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俩娃和我姊妹们咋办呀？冬月和夏月的态度截然不同，说我爱管闲事，三岁小孩都有自己想法呢，还不要说大人了。还说秋月这一次看人看得准，靳老师是个难得的好人。那年她来西安时，旁边的河里发了水，刚走到河中间，眼看就要被洪水冲走。于是天真地想，如果谁要把她救了，她就嫁给谁。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，靳老师从破庙里跑出来，把她救上岸，背到家里让老母亲照料，自己换了身干衣服回到破庙继续上课。老人家给她烧澡水，熬姜汤，暖被窝，烤衣服，做好饭。像这样的人，别说她三姐了，就是她也想嫁！……没等冬月说完，我忽地站了起来，指着冬月说，你赶快给我滚远些！我说嘛，秋月这么胆大的，都是你们这些人在后边撑腰打气呢！你们一个个过上了好日子，就不管秋月死活了！就拿你夏月说，不是我当恶人，能有现在这滋润日子！你冬月不是我给做主，能在城里有这么多家产！更可憎的是，你们不但见死不救，甚至还落井下石！说什么你想嫁给他，早死去来，这一阵知道嫁不成，说起放心话来了。说完，我翻出秋月的嫁妆，取出剪子，要不是你和成功挡，那些嫁妆早都成了布绉绉。”春月停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：“叫我想不通的是，我忙活来忙活去，还不是为了让她过上城里人的日子，到头来人家为了回到农村，反倒把我哄得滴溜溜转！”

宋仁厚说：“真是提起筐篮斗动弹，说起陈芝麻烂套子，就没完没了了。结果你成了祥林嫂，啰唆来啰唆去，感染得我也成了话婆婆，如数家珍一样。”春月说：“还把你形容得好听的，什么如数家